

■本报记者 卫中

从中央机关来半月村挂职的第一书记白朗挥别送行的村民，坐在车上摘下眼镜，终因不舍而忍不住哭了起来……近日播出的电视剧《花开山乡》通过有温度、接地气的表演形式展现了近年来农村基层工作者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探索乡村振兴而付出的努力，受到观众好评。

“原本是陪着父母看电视，没想到自己陷了进去。”网友“青春是首不老歌”刚开始没想到自己会每天蹲守在电视机前，“原来真的有这样一群人，在用自己的默默努力宣示着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现实主义作品要走进观众心灵，就必须贴近现实、接地气。

在文艺作品中展现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并深深打动人心，《花开山乡》的导演高希希被问及是如何做到的，他说，必须“在创作中沉下身去”，因为“没有深入体验村民生活，就无法获得鲜活的素材和故事”。电视剧以一个朴实的共产党员干部为人民踏踏实实做事为着力点，去体现党和国家对老百姓的关心和爱护。因为根扎得深，所以花开得鲜亮动人，剧中故事和人物更加真实可信。

观众给好书记点赞，也是给国家的乡村振兴工程点赞

刚刚到任，就被声讨拆迁公司倾倒垃圾的村民冲了会场；村民和拆迁队起了冲突，监控摄像头却都“意外”坏掉；明明是风景优美的旅游景点，却因为基础设施落后而无法得到充分利用……电视剧《花开山乡》第一集就通过白朗的视角，把农村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呈现在观众面前，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农村基层工作的不易。

点开《花开山乡》视频，类似“这样的书记真好，处处为村民考虑”的弹幕比比皆是。为什么这位第一书记白朗会受到许多观众夸赞？因为他将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实际结合起

来，通过建设透水砖厂、种植玫瑰花等一系列新型产业，带领村民闯出了一条兼顾多方利益的科技创新致富之路。虽然是虚构人物，但白朗身上浓缩了千千万万个真实的优秀乡村基层干部的影子。饰演这一角色的演员王雷认为，当驻村书记离开山村后，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理想、方法以及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

尤为可贵的是，《花开山乡》关注到了乡村振兴中容易被忽视的人才梯队建设的问题。剧中的驻村书记鼓励年轻人回村创业、在家门口创业；还有一位乡村教师任教期满后申请延期，她勉励学生们学业有成后能回来建设山村，让乡村振兴后继有人。这些剧情让一位在乡村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的观众深有感触，“乡村振兴是国家工程，没有年轻人的参与如何实现这一宏伟大业”。

沉下身去触摸民众，才能在镜头前演绎最真实的农村

曾经有个驻村干部，当年为了实现脱贫攻坚，苦口婆心挨家挨户去说服，最后把在外打工的村民们劝了回来一起开山采石，挖到了村子发展经济的“第一桶金”。这个生动的故事，正是主创人员在走家串户的走访中挖掘出来的。通过这种“下生活”的创作方式，主创人员体

到了乡村干部工作中的艰难，拍出来的人物角色也更真实可信。

村民刘会扛着锄头，屁颠屁颠地跟在心存好感的胡云霞身边，却被胡云霞一通数落，最后还被关在门外。观众看着可怜的刘会哈哈一笑，这时弹幕飘过“这是杀手老宁”“反差太大了吧”“完全没看出来是同一个人”……在一部戏里是只要出场就让人不寒而栗的杀手，在另一部戏里却是憨态可掬的搞笑担当，这种“整容式”的巨大反差需要演技，也更需要对现实中村民言行举止全方位的观察和模仿。为了体现真实的农民状态，剧中的男女演员尽可能不化妆，于是被晒红晒伤的面部皮肤、沾满灰尘的油光头发、农村人说话时的表情和肢体习惯就活生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演员李小萌也说在《花开山乡》的表演中要“做减法”：“但凡有一点刻意的、造作的、脂粉气的东西，都会跟这个格格不入。”

真正与村民面对面地交谈，主创人员才能理解群众对基层干部的感情从何而来。比如当地一家小店得知剧组是来拍摄基层干部的故事，就无论如何不肯收饭钱，因为他本人就是农村脱贫攻坚的受益者。高希希认为，真正能体现乡村振兴成就的文艺作品，不是喊口号，也不是为了应景，而是“让它真实地贴地近民众，让大家在观赏当中不知不觉地就有了代入感”。

《花开山乡》：越是伟大的成就，越是需要质朴真实的表达



电视剧《花开山乡》通过有温度、接地气的表演形式展现了近年来农村基层工作者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探索乡村振兴而付出的努力。

在心事重重的凝视中 用童年拯救童年

——《矮婆》和《不期而遇的夏天》交汇的儿童精神世界



制图：李洁

■本报记者 柳青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造成的特殊市场环境，很难想象两部完成于不同年份、不同背景和不同风格的儿童题材电影《矮婆》《不期而遇的夏天》，同时出现在院线中。湖南山乡的10岁女孩“矮婆”，江西客家小镇上的转校生“水生”，在九月的大银幕上相遇，他们被不同的现实困境包围，却挣扎于相似的精神痛苦：这些无法得到父母照顾的、被忽视的孩子，怎样突破孤独的囚笼？

《矮婆》的整体风格质朴，导演谨慎地不让画面显出精致的修饰感。蒋能杰导演之前有多年拍摄纪录片的履历，他在《加一》《村小的孩子》和《初三》这些作品中，持续地关注农村变革环境下的留守孩童。《矮婆》是他第一次尝试剧情长片的创作，影片延续了导演在纪录片作品中的思考，也沿用了纪录影像的质感来呈现这个以留守女童为主角的虚构故事。蒋能杰设计了粗糙的情节框架，给予非职业演员自然发挥的空间。纪实和虚构的界限在女孩“矮婆”的故事里是模糊的，镜头远远地凝视着一群湖南大山里的非职业演员，他们在不成表演的表演中交付了各自真实的生态。

“矮婆”是女孩蒋云洁的外号，她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跟着奶奶在村里生活，生母不知去向，父亲和继母在广州打工。奶奶很老了，身体孱弱，小云洁只有10岁，本该是被照顾的孩子，却因“大姐”的身份，早早地承担起“照顾者”的责任，既照顾妹妹，也照顾奶奶。《矮婆》的叙事指向“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结构矛盾，但主创巧妙地回避了尖锐议题，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心事重重的凝视。影片中的画面和运镜，让观众切实地感受农村的实在风貌，一个女孩怎样日复一日早起，烤红薯给妹妹们当早饭，帮奶奶分担拾柴、放牛、洗衣这些家务，以及，《我的妈妈》这样一道普通的作文题带给她最深重的烦恼，奶奶无言应对她关于生母的逼问。《矮婆》值得讨论的地方，不是影像技巧和修辞的完成度，它的余韵在于对人的生存细节的记录，从中爆发出“现实”深处的犀利力量。

来自母亲的爱和温存，在云洁的生命中注定缺失了。照顾妹妹的日常中，她变相地在扮演“小妈妈”，这是一种苦涩的慰藉，一个女孩在持续付出关爱时，体会她并不曾有机会得到的爱。她在照着他人的童年时，回味一点自己本该有的童年。《矮婆》是关于中国女性逆境中顽强生长的一幅现实主义的速写，结束于诗意的祝福。云洁短暂地和父母团聚，因为无法解决在城市就读的问题，不得不重回农村。然而世俗的局促，已不能遏制少女内心的生长——女孩回到奶奶去世的老屋，在旧屋窗前，她看到朝阳照亮植物上的露珠。

《矮婆》中也出现了男孩们，他们同样被父母留在身后，和老人相依为命，在留住不住老师的村庄中，男孩们像盲目的小野兽般长大，那些没有被接到父母身边或被送去教育资源更好的城镇的少年，接连三地涌去城市，开启宛如冒险家的打工生活。《矮婆》点到为止的故事，是《不期而遇的夏天》展开的寓言。《矮婆》传递着女性本位的坚忍的乐观，《不期而遇的夏天》是男性视角下，对于“留守少年”所面临的精神发育的深度焦虑。

《不期而遇的夏天》开始于一组平行叙

事：少年水生被外出务工的父母送到镇上外租家，男孩木讷、怯懦、没有朋友，因为转校生的身份被校内恶少霸凌；社会青年黄四毛拾荒为生，常去工地上偷鸡摸狗寻些建材贱卖，为此屡遭包工头追打，两个“挨打”的人意外发生交集，再窝囊的成年人面对恶劣的小孩子也绰绰有余，黄四毛接连出手给水生解围，男孩以为自己找到可以依靠的“朋友”，并不知道对方和自己一样，是被他人讥讽的“土狗”。

也许是为了让影片拥有商业片的质感，《不期而遇的夏天》里精心构图且严密组织的视听，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村镇生活的物理质地，它的装饰感和舞台感都过于强烈了，为了烘托“水生”和“黄四毛”这对互为镜像的、充满隐喻感的人物关系。表面看起来，这是一对抱团取暖的忘年交的故事，实际上，短暂充当水生保护人的黄四毛，是一个严重超龄的“孩子”。黄四毛的隐隐约约的“过去”，和水生正在经历的“当下”，构成清晰的互文——水生可能是黄四毛的过去，黄四毛可能是水生的未来，他们的相遇和由此缔结的情分，是童年对童年的救济。尽管这救济很多时候是笨拙的。

所以，影片虽然指涉留守儿童这个现实的社会议题，但它实际并没有围绕现实展开，而是呈现了一则关于青少年男性不稳定的精神世界的寓言。与《矮婆》里生活自身质地带来的刺痛感不同，《不期而遇的夏天》里让人心痛的是野蛮生长的少年对世界的想象和回应。癫皮狗一样的黄四毛最终对镇上的“恶霸”挥拳相向，在象征层面救助水生，也救助自己。这种绝地反击带着游离于生活的幻想，折射创作者的思考——在野地里生长的少年，该如何挣脱以暴制暴的闭环？

■本报记者 汪荔诚

公债、银元、公法平……扑面而来的术语暗示着程亦治作为钱银两业的桥梁的未来；脱去鲜艳的旗袍穿上简陋的布衣，家庭巨变让昔日的千金小姐吴丽姿一夜之间学会忍辱负重——由刘飏执导，王琼编剧，张新成、蔡文静、张志坚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光芒》近日在湖南卫视播出，民国时代的有志青年尽微薄之力利民国，诠释了理想信念和民族大义的故事徐徐展开。

这部聚焦百年前上海金融业发展的剧集开播波澜不惊，但随着剧情推进，收视率一度破1.7%。观众跟随随着主人公不断寻找人生中的光芒的同时，也目睹着主人公如同光芒一般，点亮当时无数实业家的希望。

被光芒照亮的他，最终也成为点亮别人的光芒

和很多正剧的主人公一样，《光芒》的主人公程亦治出身贫苦，私生子的身份、失去父亲后母亲发疯后的虐待、同龄人的欺凌都是他抹不去的原生家庭伤痛。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程亦治，不仅有着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成熟、重情重义的品格，还有胸怀天下的大志。

作为多线程并行、快节奏叙事的一部剧，《光芒》中程亦治的实业救国之路的发展主要有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程亦治事业上的发展——为收留自己的储老板偿还赌债、获得隆盛钱庄徐掌柜的赏识，通过胆识与才华实现学徒到助理二连跳的职业晋升、被钱庄的同僚诬蔑陷害当众开除、沉冤得雪成为掌柜、获得钱庄老板的赏识成为华董……不同于一些打着正剧幌子的恋爱剧，开播前几集聚焦小小“沪漂”程亦治的事业发展，层层推进的故事线绵密紧致。

另一条线索则是银行家吴知拂对程亦治的嘱托、其女吴丽姿和他的偶然相识，这条线可以说是指引程亦治寻找到未来方向的一束光芒——在帮助吴丽姿寻找杀父仇人的过程中得知钱庄老板一手制造了吴知拂之死，还勾结各方势力构建了一个庞大黑金帝国的那一瞬，程亦治愤然离开了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的老板，和吴丽姿共创新银行、支持民族实业。

这部剧的名称《光芒》有着几层含义——一方面，吴知拂父女犹如光芒一般出现在程亦治的人生中，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另一方面，程亦治明白自己的人生曾经被照亮，他和吴丽姿一起倾尽全力发出微弱的光芒，努力照亮其他实业家艰难的前行之路。这一路上，他们遭遇黄老板和日本人的多方打击，银行险些落入日本人之手。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地下党如光芒一样出现并帮助他，程亦治与实业家们团结一致，携手闯关，尽微薄力量利民国。

后浪演员和正剧之间相互成就

色彩明亮的画面下，张新成的双眸清澈而明亮，程亦治身上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后浪演员朝气蓬勃的精气神让《光芒》自带青春属性。95后演员张新成虽首次挑起年代剧大梁，但其细致入微的表演和扎实的台词功底让“程亦治”这个角色有血有肉。相比《以家人之名》中的贺子秋这个同样在原生家庭中受到伤害却保持着内心纯真质朴的角色，张新成此番的演技更加成熟。亲眼目睹五卅惨案的程亦治，愤然拒绝和日本合作，一番热血陈词让一个民国时代有志青年的形象跃然而出。

90后演员蔡文静在剧情伊始以银行家千金的身份登场，青春活泼的女学生气质和她之前演绎过的《匆匆那年》《致青春》等剧中的角色多少有点相似，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在遭遇家中巨变之后，这一角色改头换面，潜心潜伏于酒廊探寻父亲遇害背后不为人知的真相。触筹交错之间，无意得知了父亲被陷害真相的那一刻，她还强忍着泪水，负重前行……既坚强隐忍，又有勇有谋。

近年来，年轻演员在正剧中逐渐挑起大梁——《大江大河》中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抓住机遇的杨巡，是1993年出生的董子健演技生涯的高光时刻；今年在荧屏上频频刷脸的“陈延年”和“乔二强”这两个经典角色的扮演者是1994年出生的张晚意；《乔家的儿女》中饰演“乔一成”的白宇也是90后；“乔四美”的扮演者宋祖儿出生于1998年；《破冰行动》中的“李飞”黄景瑜生于1992年……这些高人气的后浪演员和正剧之间相互成就，具有市场号召力的后浪演员让正剧走进更多Z世代观众的视野，这些具有正能量的正剧本身也给予青年演员成长和转型的契机。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表示，在纯市场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演员逐渐成熟，和老戏骨们一同完善我国影视演员队伍的年龄结构，是再积极不过的行业信号。将青年人作为收视率主力的正剧，以新生表演力量开拓新的表意空间，对于正剧本身的发展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和价值。



电视剧《光芒》近日在湖南卫视播出。图为剧照。

自带青春属性的他们，终走上光芒的人生道路

聚焦百年前上海金融业发展，《光芒》在湖南卫视热播